

脚印

杨新三回忆录

付海云 整理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

脚 印

——杨新三回忆录

付海云 整理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脚印 / 付海云整理. — 五家渠: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, 2010.8

ISBN 978-7-80756-196-5

I. ①脚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回忆录-中国-当代
IV. ①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5910 号

脚印

出版发行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地 址	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
邮 编	831300
电 话	0994—5825228 5825226 5822310
传 真	0994—5822600
印 刷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7
字 数	120 千字
版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 册
书 号	ISBN 978-7-80756-196-5
定 价	30.00 元



1979 年秋，老首长王震在石河子调研，左三为本书主人公

目 录

闪光的足迹(代序)	曹天星(1)
回味人生(自序)	杨新三(1)
初出茅庐	(1)
革命征途	(35)
青年参军	(52)
西进新疆	(63)
进入垦区	(81)
垦区建设	(129)
新的战斗	(168)
跋	梁德元(204)

初出茅庐

正月的喧嚣还没有完全散去,杨家的庭院里又增添了一份喜悦,一声嘹亮的男婴啼哭划破长空,惊醒了寂静的村庄。

1929年的正月16日,是一个初春乍暖的日子,我出生于一个叫大卜杨村的百余人口的小村庄,它地处山东省惠民地区阳信县西部,是一个平原洼地。

旧社会的阳信县和全中国的各地一样,处在贫困的生死线上,世世代代的阳信人总是做牛做马也过不上丰衣足食的日子,“闯关东”的人每年比比皆是,还有许多外出流浪而不见回归的人,百姓们就是在这样苦不堪言的日子中苟且偷生。

由于人口不多,谁家增添男丁当然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,旧中国把家有男丁看做是续香火的一件重要内容,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封建俗语中,对“无后”的解释就主要是指“男丁”。记事时,常听母亲说,我的出生,让杨家上下欢天喜地,全家人忙前跑后,又何况我是杨家的长子长孙,最高兴的还是我的爷爷,整夜没合眼,单等着这一声啼哭。

那一天,临近母亲临产,全家人就开始做一切准备工作了。爷爷差了奶奶去把接生的婆婆通知好,时刻等着来我家接生,又让叔叔提前备好柴和水。到了半夜,母亲只感到身体不适,连等带拖,一切都就绪了,只听得接生婆告诉奶奶赶紧把烧好的

热水送了来，奶奶颠着小脚跑进跑出，热水肯定是早就烧好的，一听屋子里面要热水了，那是孩子就要出生了。难以想象母亲是怎样经受那一刻的苦难，出生的故事都是长大了些听奶奶和母亲絮叨的，反正让我感到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等在外面的爷爷和父亲好像比里面还要着急，父亲更是有些不知所措，那当然，他也看不到是怎么回事，初为人父的感觉更是如此急切。终于，哭声传出来，爷爷和父亲都放下了一颗悬在嗓子眼跟前的心，听说是个胖孙子，爷爷那个高兴啊，不亚于当年他有儿子初为人父时的那一刻。

爷爷早就在翻阅阴阳日历，查找吉祥和富贵之词。按阴历的年份来算，那年我属龙，龙在中国百姓眼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动物，也有祥和的寓意，我的降生，在父亲和爷爷眼里就好比家里降临了一条小龙一样，他们希望我这条小龙将来能给杨家带来吉祥和安康，因此，爷爷当即就为我取下乳名为龙儿，又按家谱“子”字辈为我取大名“子明”。“明”是“日”和“月”的合体，都是自然界赖以生存的根本，而且是生生不息，与“龙”相对应便有与日、月同辉，前程无量之寓意。我现在的名字“新三”其实是我后来上中学时重新起的，它的由来，在后面的话题中我会说到。

旧时的杨家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传统式老宅院，一大家过着长者长尊的家族式生活，家有八九间泥草房，父亲兄弟三个，两个叔叔各占两间，父亲占两间，爷爷当然是住那当中带有堂屋的两间，那堂屋的模样和摆设我现在仍然依稀记得，有一张不知用了多少年的八仙桌和几把退了漆的椅子，但镂空的

雕刻还是完好的，一般爷爷召集父亲和叔叔们安排事情的时候，都是这样非常正规地坐在堂屋里。还有两间是锅屋（做饭的房子）和柴房，这样围成一个小庭院，庭院的后面用草棵子搭了棚子，便是牛、马圈了。

按旧式的家族礼仪，爷爷是我们家的最高长者，就是这个家的家长。因此，要让一个家族兴旺，解决衣食温饱，爷爷既是策划者又是决策者，肩上的责任重大。

杨家祖辈就是勤劳之家，虽然没有大片的土地，但靠着勤快、精明，也算是让家人一代一代的生生不息，能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。老辈子就这样靠土地营生，又时不时地与同乡外出打工“闯关东”、地边刨食，终于积攒出了十五六亩薄地，一头牛、一匹马，靠土地生活还算是有点基础，又加上爷爷的精明，父亲和两个叔叔正是强劳力，家里的生活还勉强能过得去。

大卜杨村方圆四五里都是洼地，村和村之间常常是一洼连着一洼，地域环境差，非旱即涝，农作物收成不好，村民们只能种些耐旱耐涝的作物，如高粱什么的，一般都是青黄不接，村民们生活非常困难。在我略略记事的时候，就看到由于生活的窘迫，爷爷身为一家之主，每年过完年，春季即将来临时，他都要召开家庭成员会议，把一年来的打算向父亲和叔叔们交待，其实也就是安排，一般都是两个叔叔到东北打工，那时叫“闯关东”，父亲和爷爷在家务农，等我稍大点的时候，就已经帮着爷爷和父亲在地里干杂活了。每天清晨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就听到父亲和母亲起床，父亲简单洗把脸也不说什么，随手披上汗衫就推门出去了，我总是在听到嘎吱的门声之后再也不能懒在床上

了,揉着惺忪的眼睛,隔着窗子看父亲拿工具下地的背影,到了十来岁时我就学会了扶耒耕地,涝灾年份我趟着过膝的泥水和父亲一起收割高粱。家庭成员的辛勤劳作和叔叔们的外出打工,支撑着我们这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生活,加上平日的省吃俭用,我们家基本上可以维持不断顿。

爷爷和父亲在村里念过私塾,多少识些字,懂得大体,村里乡亲来了书信常常也会求他们解读一二,或写个回信什么的,逢到过大年,家家张贴红对子时,爷爷和父亲也会去求来写好的对联、福字,贴在堂屋、锅屋,还有贴在粮仓、牲畜棚里专用的对联。村子本来就不大,由于爷爷和父亲在村里一向德高望重,办事公道,为人忠厚老实,颇受村里人尊重,乡里乡亲的相处的非常和睦。断文识字,让爷爷和父亲觉得有家族的荣誉感。在我八岁时,父亲省下了一年当中不多的钱物,供我到村上的唯一的一所私塾上学。因为村子不大,私塾也很小,只有十来个孩子,而且是大家混在一起学,不分年级。八岁的、十几岁的,几个年级的孩子都在一个教室。先生也只有一个,常常是先让一、二年级的学生做算术,然后让三、四年级的学生朗读课文。学的知识无非是《四书五经》,之乎者也。因为村子不富,乡亲们拿不出多余的钱物供给先生,先生也是隔三岔五地常换。那时也不讲究什么教学质量,家里只是想让学点文化,认几个字就行了。

每天清晨鸡叫了三遍后,先是爷爷来拍打我,“龙儿、龙儿”地唤我起床。这时候,父亲和母亲已早起,父亲已到田间地头忙活去了,母亲开始点起炉灶的火,准备一家人的早饭。我常常是翻腾几遍后,才揉着惺忪的眼,极不情愿地从暖烘烘的被窝里

钻出来,然后还要裹着被子蔫一会儿,才慢悠悠地穿衣服。

当母亲把碗筷摆放在桌子上的时候,我便着了急,匆忙洗把脸和大家一起围坐在饭桌边,呼呼啦啦地吃着半稀不干的高粱米粥,拌一些咸菜,一顿早饭就这样过去了。我胡乱抹把嘴就要跑,母亲赶忙将我的书包拿来给我挎上,再替我整理整理衣服,父亲免不了要说几句:“龙儿,今日你可要好好听先生讲,把书念熟了,等回来我抽问,念不顺畅可便宜不了你。”爷爷只是一旁看着,并不多言语,但我倒像没事一般,向他们鞠了躬行了礼,便一溜烟地飞奔出去。

这时,太阳刚刚露出可爱的笑脸,万道霞光透过薄薄的晨雾直射下来,我在村子中间的小树林里欢快地穿行着,树林里弥漫着淡淡的、清清的雾气,伴着早晨的炊烟,在我身旁缭绕着,还有润润的、湿湿的泥土气味,一阵阵扑在我的脸上,钻进我的鼻子,直沁我的心扉。小树林里有不知名的小鸟,唱着不知名的小曲儿,我天真无邪的心,常常伴着那清脆的声音而入神。

我不知道我们的小村有什么特点,8岁的我也不去想这样的问题,现在只是依稀记得那小小的大卜杨村单调的图画,零落分布的、几个一堆的那些草房,没有小桥流水的场景,日出日落的步伐也只是默默的,每日的炊烟也是散漫的,只有这片小树林还有些许生机,偶尔还可以遇见几只芦花鸡,小心翼翼的在啄草虫。这个我每日去私塾必经之处,也是我必须逗留的地方,好像是专为了听听小鸟在说什么,或是能突然看见一只啄木鸟在树上立着,用尖尖的嘴嗑来嗑去,啄树杆里的蛀虫。

因为私塾就本村，离家不远，跑过小树林，再路过几家院子便到了。私塾是先生自办的，先生也是自己村子的，他是一个标准的旧时秀才，总是穿一件半灰色的长袍，屁股上的部位被磨的发毛发白，长袍前面还破了个小洞，从未见他缝补过，也没见他换洗过，在教我们读书的那些日子里，他始终如一地这种衣着，直到离开我们。

凭着他那些文化，村子里的乡亲们推荐他当了先生，他自己反正也没别的什么技能，也只能教教书，混口饭吃。然后他先是租借了人家的闲屋来当教舍，也没有什么场院，只是草屋边接着一间草屋。这样大概教我们了半年，乡亲们都不富裕，因此也拿不出多少钱财给先生，后来先生因入不敷出，外出另谋出路了。又换了另一个先生，连教舍也租不起了，只是将自家的一间柴房收拾了，腾出空间来做教舍。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也不管怎样的教舍，只得跟了先生搬来搬去，仍然学着那些“之乎者也”。课堂上先生摇晃着头，拖着长音念着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我们也如此机械地附和着，先生领几遍后，让我们自己念，要求我们也必须这样摇着身子晃着头。有时候我们见先生到教舍外面的院子站着，便想偷个懒，不读或少读了，但一会先生进来时，就抽一两个人起来念，抽起来的学生正好是念的不熟的，先生必罚之。这下我们害怕了，心想，先生怎么知道这学生就念不熟，抽他起来呢？也不敢多言，便照着先生的要求，摇晃着身子，大声吼着。

后来，这位先生也不教我们了，临去时，他对我们说：“为什么先生让你们学着我的样子念书呢？”

我们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先生说：“一来这是学子风范，读书者，必有清高之态，洋洋自得也；二者你们身子摇晃可以消除读书时的困乏，叫你们大声吼，我便知道你们谁在偷懒。像那天，我在院子里早就窥探到有几个人身子坐着不动，嘴巴不动，他们必是不熟读之人。”

我们听了先生这番话无不佩服，舍不得让先生走，但先生说：“这些银两无论如何不够养家糊口，我随了人家也要去外地打工，看能不能多些收入。”

送走了先生，不多几日，家里人又把我送到另一个先生的私塾。先生叫杨立德，是个老先生，脾气温和，教了一辈子的书，教学有经验，不光是要求我们拉着嗓子读书，而且给我们讲解了许多，比如说孔孟之道、礼仪什么的。我听得似懂非懂，只感到是先生要求的，也定是有道理的，只管听从就是了，慢慢地也知道了许多道理。杨先生的儿子也会教学，有时是他带着我们读书，因为有了轮换，也增添了我们读书学习的兴趣。

春天的风信子从不会疏忽任何角落，大卜杨村虽小虽穷，但是每年春风也会来此光顾，让垂柳舒展长袖，给空气涂抹一层绿色，给小村增添几分生机。万物到了复苏的季节，农民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，而我们这些小顽童也像是苏醒了一般，满地撒野，好像春天是为我们而来的。

因为暖意融融，增添了人们的活力，我们读书的心情在春光里愉悦了起来，读书的声音更加洪亮，兴致也更富有童趣了。

这天，课间休息，我和几个同学在教舍的院里，眼瞅着那棵大槐树一夜间变了模样，发出的嫩芽都已长成了小叶，在阳光

的照耀下泛着油绿的光。新抽出的枝条信信地张扬着,整个大槐树显得风姿招展。我和同学杨华三、王尚武爬到树上,发现了结在小树枝上像枣核一样的螳螂蛹,不知是谁的主意,说要摘下来玩玩,我自告奋勇去摘,又让另外两个同学找了小纸盒,一个一个码得整整齐齐,十几个螳螂蛹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。

我们把装了螳螂蛹的小纸盒放在教舍的窗台上,喷上水,蛹加湿后又被阳光加了温,没几天破蛹成虫子,一个蛹里并不是一只小螳螂,而是成群成堆,这一成虫不要紧,教室里满地满墙爬的都是小螳螂,不大的教室仿佛螳螂乐园一般。同学们欢呼雀跃,更无心读书,单等小螳螂在身边闪现,捉到了哈哈大笑。

这样一来,搅得课上不成不说,满教室的螳螂让先生一时不知所措起来,脸色发青的先生气不打一处来,手里抖动着戒尺,厉声训斥:“是谁干的?”

我们没见过先生这样发火,大气不敢出,我当然是心虚又心慌地低着头,大气也不敢出。这样,凝重的气氛僵持下来,先生气得举着戒尺,瞪着眼一个一个地追问,年纪小的同学甚至要吓哭了,我突然感到内疚起来,不想再为此事连累同学们,慢慢地思考,该如何打破这种僵局,心里强烈地矛盾着,偷偷瞥一下周围的同学。终于,我站起来说:“先生,是我干的,您处罚我吧,和他人无关。”

我这么一说,华三和尚武也站起来,承认与此事有关,但我一再强调是我个人所为,那一刻想到的是干脆一人承受处罚算了,他俩不罚不是更好吗?

先生望望我们三人,先是摇摇头,而后又痛心感慨道:“咱

们都不是富裕人家,拿钱来读书,都是很不容易的事,而你们却只顾贪玩,影响了自己不说,还让大家都无法正常上课,你们想想对得起谁?”先生的语气不高,但很沉稳,让我铭记在心,使我幼小的心灵里懂得了这样朴素的道理,那就是:永远不能做对不起他人的事情。后来先生还是用教规处罚了我们,以后我们再也没做让先生恼火的事情了。

贫寒的生活平淡地过着。每天下课放学,我回家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看爷爷下棋。爷爷一生酷爱下棋,除了务农,闲暇之余就是在村子里找对手下棋,经常是忘记吃饭都要和别人下棋。由于爷爷性格内向,气质威严,家里人都怕他,下棋过了吃饭时间,家里人都不敢去叫他,如果打扰了他的兴致,他会发火爆脾气。只有我,到了吃饭时间,一溜烟跑到村头小树林里,找到正在下棋的爷爷,先是悄悄坐下来不吱声,过一会就敢趴在爷爷的背上了,说:“爷爷呀,走吧,该回家吃饭了,龙儿的肚子咕噜叫了。”爷爷一听,就说:“好,好,下了这一把就走,别把龙儿饿坏喽。”我成年后也一直爱下棋,这一定跟爷爷的影响有关。

大卜杨村里每家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各自生活着,但也有它“不凡”的经历。

仍然是平常的一天,我放学仍然从小树林穿行。天已将近傍晚,太阳的余辉渐渐地淡去,庄户人家的炊烟袅袅升起,小鸟的歌唱也困乏了,不时传来林子外牧童悠扬的吆喝声,这个树林一向不是喧哗之处,今天怎么有一群人?我好奇而又诧异,当然要走近观望。只见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人,拿着一本大大的

书,不知在说着什么,他身边五六个人围着,眼睛直盯着地望着他。这人是我从没见过的模样,金黄色的头发,高高的鼻子,一双蓝灰色的眼睛深嵌在脸上,肯定不是我们一类的人,第一次见他时,我这样想着。一溜小跑,我穿过小树林回到家中,喘着粗气把刚才看到的说给父亲听:“爹,可怪了,我在小树林里看见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,眼睛都是蓝的呀!”

父亲听我这么说,笑了起来,告诉我说:“那人是从美国来的传教士,是来给我们传教的。”

“那美国是哪?传教是干什么?”我还是好奇地一个劲问父亲。爷爷和父亲都说美国在很远的地方,至于传教是干什么,他们也说不清楚。第二天上学,我还念念不忘,问了先生,先生说美国在地球的那端,这可是让我揣想了许久,那时没有条件学地理,哪里知道地球是个圆的,心想:地球的那端在哪里?怎么能站住人,不掉下来?这个“洋人”到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来做什么呢?因为好奇,见到他在村里停留时总想凑上前,没想到他还会说“我们”的话,只是很生硬,还算能听得懂,大概过了四五天,我们渐渐知道了他的来意。

这个洋人是个天主教徒,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。洋教士有许多让大卜杨村的村民大开眼界的地方,比如说,他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的孩子,都是上帝造出来的,他还会说我们生存的这个地方叫地球,地球上不光是有我们这些人,还有很多与我们不一样的人,地球上还有海洋等等,让我们听得瞠目结舌,将信将疑。他还有个“电驴子”(摩托车),那时我们哪见过这样的东西呵,围着那车左看右看,问东问西,洋教士脾气很

好,总是笑咪咪地回答我们的问话,或者笑咪咪地望着我们,任凭我们围着摩托车看,有胆大的孩子还伸手摸摸,他也不阻拦,很和善的样子,村子的人常常看到他骑着“电驴子”溜烟的跑东跑西,并不知他在忙些什么。

洋教士大概这样忙乎了半个月,开始有接受他的人,并接受他的天主教。一些村民参加了他的教会,经常在闲暇时聚集在一起,总是要唱一些歌,然后,不知道念一些什么,大概是经文之类的吧。每天傍晚,村民们吃罢晚饭,他就召集大伙,在小树林里,围坐在一起,成一个大圈,中间点着火,一为驱逐蚊虫,二来照亮一方。洋教士先是给大家唱歌,可能是经歌一类的,大家都没听过这样的歌,呜拉哇拉地唱着,笑声、欢呼声连成一片。我和一些小伙伴们也跟着凑热闹,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

我的一个姨姨参加了这个小教会,经常听她到家里给母亲说,这教会如何如何的好,对母亲说:“姐,只要你信了这个教,多做好事,心地会无私,就会得到上帝的爱护和帮助,死后会上天堂。”

“天堂是怎样的?”母亲不解,问道。

姨姨说:“天堂是个衣食无忧的地方,要啥有啥,再也不用为生计操劳。”母亲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地方,她总是过着只有劳作才能有收获的生活,爷爷、父亲和她都是这样,一代一代地过来的,怎么会有不劳而获的生活呢?她不能接受这种说法,当然也就没有跟着姨姨参加教会。年轻的姨姨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但依然散发着青春的气息,又加上她生性活泼,爱说爱

笑,因此很招村里人的喜欢。姨姨家的村子离我们有七八里路,她常来看望母亲,我不管那些什么教会,经常是缠着她给我唱那些经歌,只当听着好玩。

天公不作美,旧中国的农村更是落后,一场霍乱袭击了姨姨他们村,一些村民们染上了这个不治之症,我可怜的姨姨也没有逃脱这场灾难。一天我看见母亲在院子里暗暗抹泪,却不知为何,上前询问,母亲一边擦着眼泪,一边告诉我说:“你姨染上霍乱了,可能快不行了。”我听了很吃惊,却又不知怎样安慰母亲,只是跟着母亲一起默默地坐在那里。由于不知如何治疗,姨姨不久就离开了人世,可能在她的记忆中始终没有明白,为什么参加了天主教会,而仁慈的上帝却没能来拯救她,或许在她短暂的“教龄”中还未尽到对上帝的虔诚之心,或许她已经到了那个传教士向她描述的“天堂”?我支离破碎地在想象着这个信了天主教的姨姨的归宿。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无法清楚地感受到生与死之间那太大的距离,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空灵。

这样慢慢过了两年的光景,又一个不平凡的经历让大卜杨村拉开了沉重的历史一页。泸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小村的安宁,好比新的年轮开始一般。那年我刚满 11 岁。

泸沟桥离我们村子不到 200 公里,炮声轰鸣,在家听得很清楚。我那时还没有到明事理的年龄,见到大人们都很惊慌,接二连三的炮声也是很瘆人,我的心里不由得增添了很大的恐惧感。这样的炮声持续了有半个多月,一天夜里,我看到爷爷召集父亲和两个叔叔到堂屋里,就问母亲:“爷爷要跟父亲和叔叔说些什么?”